

这束《暖·光》， 照亮不断变迁的 城与人

上海是全国第一个工人新村诞生的城市,以其为代表的工业文明和红色文化是城市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值上海解放以后首批工人新村落成70周年之际,由杨浦区文化和旅游局出品、上海现代人剧社演出制作的《暖·光》日前在YOUNG剧场首演,以话剧谱写了一曲工人新村的歌谣。

上世纪50年代初的春风拂过大地,为表彰劳动模范与技术骨干,一批工人新村应运而生。《暖·光》讲述了张家三代人和师兄李家三代人在建造、扩建、改造工人新村的过程中,从搬入、搬离到再度回归工人新村的故事。“在似水年华的人生窗棂上,工人新村如同那一抹温柔的暖光,穿透时间的缝隙,照亮了岁月的台阶。”写到作品的创作缘起时,管燕草的笔触充满温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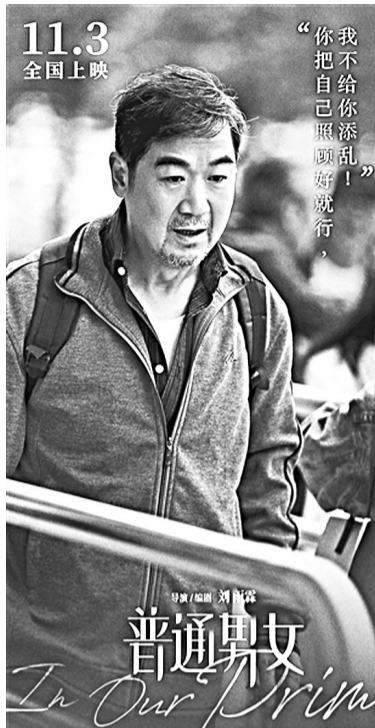
少年时代,管燕草从石库门里弄搬进控江新村,“现代化”的气息扑面而来。彼时石库门居民大多还过着生煤球炉、倒马桶的生活,工人新村里则是煤气灶、抽水马桶一应俱全。《暖·光》开篇,第一代工人张阿根和妻子从苏北来到上海,搬进工人新村后止不住地兴奋,不停地拖地和擦玻璃,表达对新家的爱不释手。在管燕草看来,工人新村自带一种不同于石库门和新式住宅的独有气质,由于职业、学历的相似背景,住在这里的人们分享着更紧密的邻里之情。“谁家家里烧了好菜,会端来一小份给大家尝尝。谁家没空,也会拜托邻居接小孩时顺便把自己的孩子接上。”

《暖·光》舞台场景还原了上世纪50年代第一批工人新村的景象,照理说,工人新村公用空间里每天都会发生大大小小的故事,这无疑剧本天然的素材。但在创作过程中,管燕草给自己提出要求,把时代感放在首位,不让作品显得过于市井化。《暖·光》中,父亲、儿子、孙子三代人皆以28岁风华正茂的模样登场。上世纪50年代、上世纪80年代、新世纪、当下四个时空来回切换,见证着他们对工人新村欣喜、无奈、怀念各不相同的情感,而时代的流转亦通过他们的人生一览无余。可以说,台上呈现的那一段段故事和剧中人物的生活、命运,也是上海城市发展的一段文脉。

《暖·光》落幕,孙子从海外留学归国,参与了工人新村的改造工程,并为爷爷购置了一套与当年同样户型的房子,让父辈在晚年找到熟悉的归属感。剧中有许多微妙不惊、却很有深度的细节,譬如上世纪50年代单位分配住房、上世纪80年代结婚无房、新世纪旧工房改造等等,都成了时代的缩影,让上年轻纪的观众看后感到唏嘘,让年轻观众看后感动。不追求流量,也没有太多“燃点”,《暖·光》展现出了一份温和淳朴的质感,它补上了城市记忆拼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想讲述的正是平凡生活中的深沉况味。

《文汇报》记者 王筱丽

“父亲”张国立:他演得越好,电影的“爹味”越浓



张国立常被拿来与陈道明、王志文等演员相提并论,俗称“老戏骨”,擅长通过剧本对角色的描述和自己对角色的感悟,模拟出角色在剧本场景中的反应、情感和动作。这种强调以内心体验贴近人物情感的表现派表演,给人的感觉是生活化或“接地气”,颇为观众喜欢。

百变父亲,难掩的“爹味”

近期他的三部作品《坚如磐石》《我爸没说的那件事》《普通男女》相继上映,他都饰演父亲角色,形象或颐指气使,或沉默寡言,或老弱多病,颇显游刃有余。可惜的是,三部作品的质量均不佳,且均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一种令人不舒服的“爹味”。常常是,他演得越好,“爹味”越浓,越暴露出电影创作者潜意识的马脚或价值观的欠缺。这反过来又拖累了张国立的表现价值。

网上总结的“爹味”特征包括:整天想做别人爸爸的态度,好为人师,喜欢说教或强行提建议;大男子主义,控制欲强,爱卖弄自己;恃强凌弱,情绪暴躁;爱教训孩子,少关心和爱护;各种歧视女性;只想要权利不履行义务……

还可以不断开列下去。充斥这种种“爹味”表现的文艺作品,人们常讥以“老气”或“暮气”。很不幸地,《我爸没说的那件事》和《普通男女》都充斥着这种“老气”或“暮气”。

过时的日式桥段,有些无趣

先说前者。《我爸没说的那件事》讲述在山清水秀的云南边陲小镇,张国立和韩庚饰演一对做传统食品冰晶糕的父子。父亲是典型职人,沉默寡语、埋头干活,基本不和儿子交流,明明想儿子接班,却不肯交出秘方。双方发生误解,儿子远走他方。这种以田园小镇为背景,两代人发生冲突碰撞最后又得以和解的温情电影,是日本电影偏爱的主题。该片能吸引到以《入殓师》享誉国际的日本导演泷田洋二郎执导,人们并不意外。

保守固执的父亲以自己作为牺牲品,承受着种种委屈和误解,其临

死或死后秘密解开的一刻,往往成为全片催泪煽情的高潮。该片同样循此套路:父亲怀着秘密死去,电影在他死后才揭出名为“闻烟”的伤害身体的工艺就是他的秘方。观众这时才明白他生前蛮横地硬将孙女的名字由“贝拉”改为“闻烟”的深意。讽刺的是,儿子是在族人不同意将女儿名字“闻烟”录入族谱(这和“女子不许上主桌吃饭”可以名列最“爹味”之事前两位)之时,才透过父亲遗留的日记获悉了其不传秘方的苦心:不想儿子重复自己的命运。

然而,这最煽情的一刻,也正是陈腐的“爹味”——自我牺牲是对家人最高的爱,猜谜般的自己找答案比面对面交流更能理解彼此——溢出银幕的一刻。拜托,片中故事发生的时间都来到2008年了,导演还搞这样本来一两句话就可以解开的父子隔阂,还一厢情愿地宣扬并灌输这种自我感动和自我崇高化的过时日式桥段,还要包装成温情脉脉的亲情和父爱,实在是无趣。

轻飘飘的说教,全无心肝

再说《普通男女》。这样一部编、导、主演均为女性的电影,拍出来却是一部抽空了现实的伪现实电影,同时也缺乏应有的女性意识和自觉,充斥着令人不悦的“爹味”。女主角及其闺蜜,似乎都具有吸引渣男的体质:要么被打着文艺幌子的男人骗走钱财,要么在情感中屡屡碰壁。比如,女主的前夫明知她带着儿子过得不易,还觑着脸向她借钱,甚至要求她将名下唯一房产的户名改为他的名字,好让他拿去抵押还债。而女主的律师新男友,这边和分居的妻子还有纠纷没有解决,那边就建议在医院孕检的(后证实是假孕)的女主将孩子生下来,最后眼看和两个女人的事情都没法解决,就一拍屁股出国留学走人了。

女主和两个男人的感情总是拖泥带水拎不清,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搞得一塌糊涂,却很少反省和深思自己为何老是所遇非人,搞得一地鸡毛。这些印证的或许正是导演头脑中并没有女性自强自立自主的意识。

影评人迈克曾经批评张艾嘉在《20 30 40》一片中宣扬的陈旧价值观:片中的几位女主角“空有一副现代女性的搏杀武装,骨子里却完全是清朝(或更古远)素女的模式,经济虽然达到自给自足,但丝毫不具备独立精神。来来去去,人生目标只有一个:男人!男人!男人!”而这样的批评,依然可以移用来评《普通男女》。

导演试图以多条线呈现中年人面临的职场危机、债务危机、生存危机、情感危机、子女教育危机,可是对他们的困境只有浮光掠影的扫描,缺乏深刻的体察,所以最后提供的解决之道是令人齿冷的鸡汤:“爸爸说,难过的时候,只要打一打拳就好了”“因为害怕,所以勇敢;因为亲人,所以坚强”。这样轻飘飘的说教,正是“爹味”的表现,因为全无心肝。

极致的“爹味”,恐怖而惊人

在《坚如磐石》这部最新的扫黑反腐电影中,张艺谋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官商的勾结和反目。或许是为了更人性地呈现这类灰色官商人物,电影用了大量的篇幅描绘他们的家庭生活和家人之间的关系,观众得以一窥权力场中的“极致爹味”:于和伟饰演的具有黑恶势力色彩的企业家黎志田过着清教徒式的生活,几乎没有家庭生活,一直住在大酒店里。他的人生乐趣,除了做生意及和官场中人利益勾兑,就剩下爱女儿。对出轨、不忠于自己的女婿,他毫不留情地除掉,对傻白甜的女儿却无限宠溺。影片后半部分,他一边在酒店里遥控手下杀人放火作恶面不改色,一边无微不至地照顾女儿临盆产女。此时,他除了是女儿的慈祥父亲,也充当了本应由女婿充当的婴儿的父亲的角色。双重父亲角色在身的他,体现的是一种具有极端控制欲色彩的“爹味”:确保女儿的安全在自己手里是绝对可控的。

而张国立饰演的副市长郑刚,则集大成式地展现了巨大权力的“爹味”:为了上位,他娶了能给他带来人脉资源的何秀丽(陈冲饰演);为了利益,他和妻子及黎志田合伙杀害了欲告发自己的情人;他养大了自己和情人的儿子,对外却宣称是养子。他在官场上大权在握、颐指气使,延伸到家庭生活中,是绝对的爹:他欺骗儿子,打击儿子(看不起他),拆散儿子的爱情。对妻子,他也是一言不合就无情掌掴。权力扭曲了他的人性,也使他的“爹味”显得恐怖。讽刺的是,正是由于不相信他的谎话,他儿子开始了寻找生父的努力,最终在巡视组的帮助下挖出了他不可告人的历史。

最终,控制欲极强的商人黎志田,碰上了他控制不了的事:死刑前,他想见一眼女儿的愿望落空了;郑刚的儿子更是大义灭亲。《坚如磐石》一方面对权力场中的“爹味”做了极致的展示,另一方面也最大程度地消解了它。这一次,张国立演技总算没有浪费:他演得越精彩,其间的张力就越惊人

来源:《北京青年报》作者:连城

